

叢書集成新編

三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三二册目錄

社會科學類

經國方略	宋 張浚著	涉聞	一
中興備覽三卷	明 袁宏撰	知不足	七
世緯二卷附四庫提要、墓誌銘			
地方行政	宋 陳襄撰	函海	一九
州縣提綱四卷附學津本四庫提要、目錄	宋 胡太初撰	百川	三二
書簾緒論一卷	明 陳龍正錄	學海	四〇
陽明先生保甲法一卷	清 尹會一著	畿輔	四二
健餘先生撫豫條教四卷	清 張受長輯	天壤	五一
公門不費錢功德錄一卷	清 撰人不詳	學海	五五
地方自治	明 陳龍正錄		
陽明先生鄉約法一卷			
軍事學	周 呂望撰	武經	五七
六韜六卷附逸文、考略、四庫提要、辨證	周 司馬穰苴撰	武經	七六
司馬法三卷附二酉堂本、校記、志略、四庫提要、辨證			
孫子三卷	魏 孫武帝註	平津	八七
孫子十家註十三卷	清 孫星衍校		
孫子敘錄一卷	清 畢以珣撰	岱南	一七二
孫子遺說一卷	清 鄭友賢撰	岱南	一七八
吳子二卷	周 吳起著	武經	一八二
尉繚子五卷	周 尉繚撰	武經	一八五
素書一卷	漢 黃石公著	漢魏	一九二
黃石公三略三卷	宋 張商英注	武經	一九九
握奇經解一卷附四庫提要	撰人未詳	夷門	二〇二
新書一卷	漢 公孫弘解	學海	二〇六
武侯八陣兵法輯略一卷附用	漢 諸葛亮著		
陳雜錄	清 汪宗沂學	漸西	二一〇
衛公兵法輯本三卷附考證	唐 李靖撰	漸西	二二四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三卷	清 汪宗沂輯	武經	二三四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十卷附四庫提要	撰人不詳	守山	二四二
虎鈴經二十卷	唐 李筌撰	粵雅	二八〇
何博士備論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許洞撰	指海	三三四

九賢祕典一卷

撰人不詳

琳琅 三四八

練兵實紀九卷雜集六卷附四

庫提要

明 戚繼光撰

墨海 三五六

救命書二卷

明 呂坤著

借月 四三〇

草廬經略十二卷

明 撰人不詳

粵雅 四三八

乾坤大略十卷附補遺

清 王餘佑著

畿輔 四九三

軍制

歷代兵制八卷附四庫提要

宋 陳傅良撰

守山 五二六

旗軍志一卷

清 金德純著

學海 五四一

軍政

補漢兵志一卷并註

宋 錢文子撰

知不足 五四三

苻戎要略一卷

明 戚繼光著

學海 五五八

補晉兵志一卷

清 錢儀吉撰

史學 五六二

戰術

守城錄四卷附四庫提要

宋 陳規撰
湯璠撰

墨海 五六四

八陣圖合變說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龍正撰

學津 五七五

紀效新書十九卷附四庫提要

明 戚繼光撰

學津 五八〇

陣紀四卷附四庫提要

明 何良臣著

惜陰 六六二

慎守要錄九卷

明 韓霖著

海山 六八一

車營百八叩一卷

明 孫承宗著

畿輔 七二八

歷代車戰叙略一卷附四庫提要

清 張泰交編

學海 七二三

馬政

歷代馬政志一卷

清 蔡方炳述

學海 七二六

賑濟

救荒活民書三卷附拾遺、四

庫提要

宋 董煟撰

墨海 七三一

救荒全書一卷附荒政叢書提要

宋 董煟撰

守山 七五六

拯荒事略一卷附四庫提要

元 歐陽玄著

學海 七六一

救荒事宜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張陞著

學海 七六三

荒箸略一卷

明 劉世教撰

守山 七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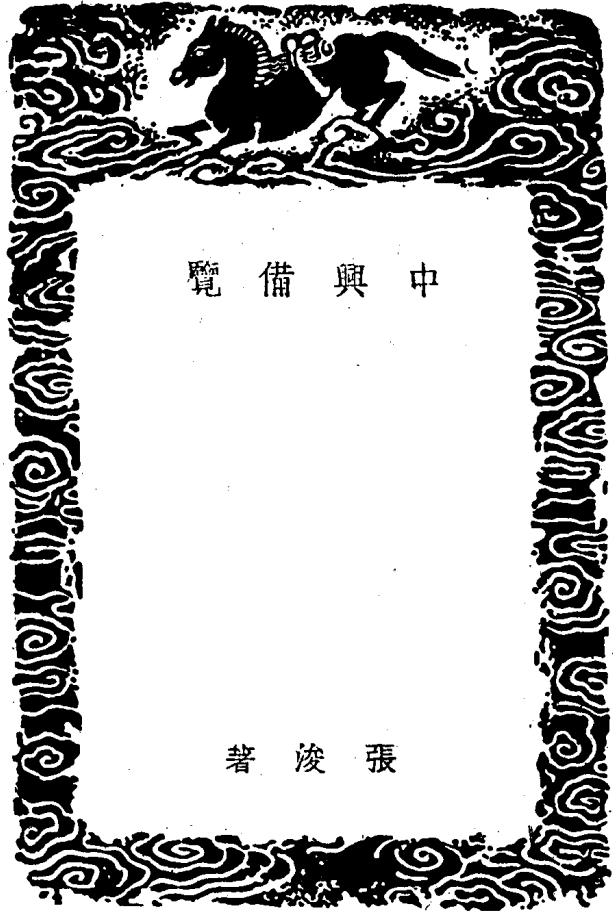
目錄

第一

- 議征伐
- 議用兵
- 議姑息
- 議開謀
- 議指揮諸軍
- 議固結人心
- 議芻馭將帥
- 議親近之人
- 議君子小人
- 議名器
- 議分別邪正
- 議彈擊

中央備覽

目錄



中央備覽 目錄

第二

- 議任人
- 議撫恤待衛之人
- 議堂吏
- 議軍器
- 議民兵
- 議諸州兵官
- 議宣政人才
- 議刑罰
- 議大勢
- 議將帥之情
- 議假竊威權
- 議道理
- 議諷聞
- 議進取
- 議太原
- 議朋友
- 議大軍屯駐
- 議出使
- 第三
- 議均節
- 議練兵
- 議任事
- 議祿廩之制
- 議行師
- 議親民之官
- 議堅忍立事
- 議忠臣良臣
- 議泉極之道
- 議進退人才
- 議聽言之難

中央備覽

目錄

議姑息

世之儒者拘於古義。惟知薄賦省用。可以得天下之心。而不知排大難。除大患。權一時之宜。救四海之急。其用心非不本於仁。取之於民。有不得已者。且愛民而姑息之。一旦有急。不能保護。使之父子流離。生事委棄。安在其為仁也。況兩宮未歸。中原復望。天下之心。所以資望於我者。至重乎。雖然。兵興之久。生民憔悴。甚矣。願陛下勉之。寸陰是惜。至誠有為。以惠天下。臣請以死效力焉。

議開謀

自古用兵。莫先於料敵。而開謀之發。本以為之輔耳。故能察見虛實。分別情偽。莫有失者。若夫今日。開某處聚兵。即發兵以應之。明日又開某處聚糧。即又發兵以應之。是惑於開。而常制命於敵矣。臣願其時邊警有急。當先料之於心。無或輕出號令。則失謀鮮矣。

議指揮諸軍

彼令出於一。則令嚴而事有所濟。使臣行事於外。而朝廷異論於內。則上下觀望。鮮能成事也。

議固結人心

臣嘗謂方天下無事之時。君臣上下之分。其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修治其身。及繩正其左右。以失天下之心。為禍也尚遠。乃若艱難多故。敵情不測。人心易怨。君人者。倘有差失。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大勢一去。不可復合。無以微而忽之。幸也。

議制取將帥

論者謂人主之御將。當結之以恩。待之以禮。此固是也。然臣竊以為服將帥之心。莫若一循理道。而加以至誠。則何事不濟。若一有不歸於正。彼雖違順伏從。而其心已窺測懷望矣。唐自肅宗之後。藩鎮跋扈。終制於外焉。若必曰某為君子。某為小人。一一別之。又未知其真能辨之否也。加人以不善之名。則人必報之以至惡之實。則黨交傾。端自此始。然則人主宜如何。誠知之于心。待之以權。使上下內外各當其分。真為小人者。方且化而趨矣。使其言者之誤。而吾未嘗以此名加之。人心豈不悅服乎。

議名器

論者曰。方今名器猥濫。宜有以更張而貴重之。此意誠是也。然臣嘗觀漢高祖有天下。起於匹夫。分土列爵。以收天下之豪傑。而卒成帝業。其後光武中興。布衣之交。並列三公。大小功臣。以千百計。豈有他哉。定天下之大難。救百姓之塗炭。非有以振動鼓舞之。未易得其死力也。夫賞幸于私。狗情納賄。此可為名器之濫。至於激厲將士。至於忘身。豈非有以啓其心者乎。

議親近之人

臣竊惟人主之尊。譬如北辰。不動於上。而衆星拱之。是以聖人治天下。必謹選左右。親近賢良。以輔成其德。嗚呼。見若者。非齋戒沐浴。恭獻善言。則不敢輕進焉。若使小人或得以肆其市井之說。是為瀆尊矣。至於詢之芻蕘。以開利害。茲固無不可者。

中興備覽第一

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臣張浚上進。臣恭被聖訓。令臣以所見聞。置册來上。用備乙夜觀覽。願惟達之。盛無媿古人。謹齋戒沐浴。條列大綱。百拜以進。目之曰中興備覽第一。臣之繼此。又將有所獻也。曷曰。若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願陛下向戒之焉。臣頓首謹序。

議征伐

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蓋在己者不正。則無以得天下之心。作天下之氣。臣願陛下強勉修德。先正其身。夫左右前後之人。犯顏拂意。惟善是言。則陛下聞見益廣。聖德日新。左右前後之人。運志順旨。求悅聖心。則陛下過失益著。聖德日衰。天下從違。自此分矣。況兩宮遺狩。四方困窮。所資望于陛下者如何耶。惟陛下下戒之謹。無謂其細故而忽也。斥去邪佞。登崇俊良。以福天下。以隄社稷。

議用兵

用兵之道。貴在專一。心有所主。不要中制。則雖敗而能勝。弱而能強。自古見於行事。此類非一也。若夫戰令改易。進退猶豫。則未戰而先敗矣。臣竊為富平之舉。不能擇將而任之。紛紛然徒事約束。是以終至於敗。今日之事。朝廷當以為戒也。

議君子小人

朋黨之論起而君子小人之名紛然交作莫知其孰是孰非自古患之矣夫志在天下國家此君子也志在一身此小人也然而託君子之言行小人之志其事甚微其情難辨人主當留意焉雖然自昔帝王之用心惡聞人之有過而喜人之改過其小人也使之退聽自省而已幸而改過猶用總攬英豪寧失之過方今逆豫盜有中厥神人共憤彼方且假吾爵祿以欺詐其下在我者當如何耶

議分別邪正

方今士大夫之賢者莫不欲主張清議發明正道以為萬世人臣之戒誠以有天下國家要在夫得人以維持之故忠義大節不可不明苟使持祿保身隨時俯仰者得行其志則馮道之徒復見於後日矣豈人主之利耶然臣嘗謂天下自有要道隨時舉措則盡得天下之心而致治不難也且圍城之役明受之變當時從邦昌而為侍從徇苗傅而有所施為其罪固大厥後乃繼踵作相持權化權果何以勸忠義示風俗耶若夫論者必欲正其罪而暴白之則又失中矣何者士大夫之不能死節義則無所不為而死者人之所甚難未可人人而責之也今正名其罪則有過者無以自新非其本心者無以自見附偽之人知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將與我為死敵矣非國家之善計也臣願陛下戒忠義之不可不勸思有以發揚而榮顯其身至於不幸而得罪於名教者則亦哀於杖杖特遠而去之不委以心腹之任則取天下定國家明教化之術盡於此矣

議彈擊

自昔為諫諍之臣通曉古今深明治道者其弛張獻替莫不以天下國家為念嘗考其所言輕重緩急皆有條理於茲人之有才者則必力排而極誣之惟恐其言之不切論之不詳非有心於甚惡之也謂不知是則彼之姦計得以行彼之姦術得以施將為天下國家之害矣至於人材平下政事差失姑擊之使退未嘗以陰昧之事切切然深指之使其人幸而悔悟尚可以為朝廷之用不為無補也乃若宗工巨儒功在社稷則初不以末節細故而輕議其失蓋欲使四夷八蠻知有是人斯足以增朝廷之氣近世進用非人皆失此意臣願陛下掩人之過成人之美則孰不歸心而樂為吾用也

議任人

臣竊惟自昔人君於內外侍從之臣固有深知其所為者往往自謂我之聰明才智足以制御而役使之而不知事有緩急理有不虞藏伏竊發為國家大患由辨之不早去之不速也可不戒哉

議撫恤侍衛之人

臣嘗謂人君高拱于一堂之上其於天下百姓內外士卒安能備撫而盡恤之哉則亦推至誠之心自近以及遠而已今有人于此無故而陵侮辱其類則天下誠與不誠莫不深惡之者此無他人情本於一故也是故推至誠之道以待遇左右爪牙之士則孰不悅服而歸心一人傳之十人傳之百以千以萬莫不皆然臣願陛下稽祖宗之法撫恤衛士問其疾苦知其婚嫁時其衣食教其事務使適其中不必拘

以常制則天下之凡為將士者莫不知所自勉而樂為陛下用矣

議堂吏

或者謂堂吏冗冗而俸給優厚宜有以裁制之臣竊以為養之不厚無以責其廉但當督責戒約使不為過可矣彼其閒固有棄父母生事而從陛下者法之澄之其在異日乎

議軍器

臣嘗謂軍器之積數不厭多或者乃以大軍器用是備不為之計而不知虛費兵卒所費更廣緩急闕乏非旬月可辦也

議民兵

臣竊謂往歲巡社之舉無益於禦寇祇以召亂而況東南之人其不可為兵也明矣一發其端為害甚大不可不審

議諸州兵官

臣竊惟方今人材之豪傑者悉皆從軍郡邑兵官未易得人當徐徐改易庶不至駭人耳目也

議宣政人才

臣嘗謂宣政之閒內外用事之臣固有得罪于天下者或專事應奉或興造土木或留意花石或搜求玩好此類甚多天下之人憤怨久矣今若復用之於內彼雖循理自戒天下猶疑之疑之則謗生謗生則禍起曷若祿之於外以養其身乎惟陛下圖之其在當時而能奉法守公者此固宜褒崇而激勸之也

議刑罰

臣竊見前此為帥者皆謂嚴刑重罰可以整治軍旅不察其情不原其心故刑不當罪下多怨怒而深恨之者方平居無事時雖上下相制不敢犯分然而人心已離矣一旦有警誰與效命不測之變殆將由是而生今之庸將鮮知此理嗚呼人心之不可輕失豈特為將者然哉為人上者儻不思所以正心修身事每謹微一失其心不可追悔也

不亦甚難乎。臣嘗謂君有要道，在夫善任人而已。不然則一己之聰明，何以勝千萬人之思慮。是故自古聖賢之君，必選端正忠實之士，以充左右侍從之列。廣問博詢，而姦邪壅蔽之計不行。昔人之論，謂虎有以狐自隨者，以狐終不能竊弄其威也。然狐隨虎而行，則百獸為之辟易，而其威信焉。鳥若遠而去之，為愈乎。在昔人君之於臣下，固宜知其操術之不正，施為之犯義者，謂我之聰明，足以制而御之，曾不知其耳目所不及者，所損多矣，可不戒哉。

議道理

甚矣明皇之於蘇山，愛寵而親信之也。雖妃子之貴，為之執爵以飲之，豈非欲得其誠心，而託其捍禦疆場耶。然其終也，不能免其不叛，至使六飛蒙塵，四海離亂，其故何故。御之不以心也。嗚呼！人主以一身而臨億兆衆庶之上，所恃以承祖宗之業，建百世之基者，惟道理所在耳。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儲惟此之行，如圭玉之純，略無瑕汚。如日月之明，會無掩蔽。王道不難成也。夫今日之為將帥者，忠義之質，出於所性，蓋天質生之，以佐陛下中興。且久與齊生，從處於古，是非得失之計，亦耳聞而心熟之。臣願陛下待之以正禮，遇之以直道，不復少有間隙，俾之或得而窺伺，則君臣享福，垂美無窮，豈不為千載之盛事乎。

議邊關

自古陷者忠良者，莫不先譽其美，稱其善，使人主初不質疑。然後乘間伺隙，其說得以行焉。或託之星象，或假之圖讖，或借助於獻言之人，浸淫日久，而人主之心移矣。昔陳平捐萬金而間楚之君臣，范增卒以不用而死，諛聞之為人害如此。臣願陛下每於斯事，謹聽而熟察之。

議進取

臣每聞論者謂今借使復中原，擒劉豫，得其地而不能守，金人之來而不能滅，一獲復起矣。是動不若靜之為安也。曾不知虜肆不道，像為叛逆，天下疾憤甚矣。王師一振，勢當百倍。虜復聚兵，又安能為我敵乎。況其雲隙既開，怨讎交起，衰亡可翹足而待也。不然，為吾之計者，是終無適而可矣。且將束手而待盡乎。

議太原

昔虜人犯順之初，以五萬之衆，攻太原而攻之，久而不下，乃築長圍而去。留數千銳卒於此，休兵息馬於沙漠之地。天下始困弊矣。嗚呼！天下事力不能解太原之難，而終至於京城覆亡，宗廟播越，我之失計亦何多耶。夫毒獸之害人，未至死亡者，在手當斷其手，在足當斷其足，所損固大而生存存也。向使朝廷屯重兵于澤潞，大獎士卒，厚給廩餼，據險而守之，不急急於太原之救，虜未易度太行也。故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一有變故，而不能定議。處自取顛覆，且國家創業之初，江淮兩蜀，半皆未下。秦晉之地，尚多賊。有祖宗以次征討，志意未嘗少屈。胸中有所定故耳。今天下蒙祖宗積累休德，功無難成者，獨恐夫隳議之議，惑聽疑心，一有警急之報，上下自紛亂耳。臣願陛下以此為鑑焉。

議朋友

臣嘗謂人之大倫，朋友居一於朋友而薄之，則父子君臣之間，從可知矣。後世乃有賣友欺友，而得寵於

中興備覽第一

議大勢

蓋今大患不在逆虜而在醜虜。此天下之所共知也。虜既衰敗，豫何能為。而今日之獻說者，莫不以得地莫能守，遇虜莫能敵，為朝廷之所甚憂。不思金人嘗之虎也，擒虎者必使其力困氣弱，心亂技窮，而後虎可得焉。夫使金人安然羶食數十州之地，未嘗有東顧西備之憂，而曰坐待其弊，其說蓋已疏矣。況豫之乘暇因閒，以整治軍旅，而又生一敵乎。故夫量力度勢，北嚮而爭天下，不可一日而忘之。此天下之大勢也。臣故備論之。

議將帥之情

臣嘗謂邊重兵，被隆委者，其過失常聞於天下，而事不任責，言可感者，未有不獲美名。此何故耶。人情惡人之在己上，而患己之不能有所成立。凡有血氣者皆然也。是以紛紛之論，莫可究正。豈獨將帥哉。然則人主何從而辨之。要當學古之道，酌今之情，苟於吾心未見有可用之實，勿輕以畀付也。知之而後用，用之而勿疑，天下之事，有不勞而定矣。

議假輒威權

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人君端拱九重之內，而欲徧知天下之事，盡察天下之情，

君上者風俗何為而純厚耶

議大軍屯駐

臣嘗觀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於穀澗之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他技捷徑不能踰越也故太原未平則結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今之論者多以前後空關虜出他道為疑曾不識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彼其上下之心安得無恐而不至離散也不然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人心可安議兵至此不已疏釋乎

議出使

近者曰親遠者曰疏人之情也況於君臣之間乎古語謂一日不朝其間容戈其所由來遠矣故息壤之盟終不能定其君之志自古立事者為難也臣遭遇陛下特達之知每去行關動以歲月計亦仰恃陛下神聖聰明必能洞察而力主之耳至於浸潤之言捭闔之論疑似之間機數之起願陛下加察焉

中興備覽第三

議均節

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司牧之非特使之奉養其私而已也自古賢聖之君莫不恭儉節用損己益人凡以順天意享天心耳且農夫終歲勤動計其十畝之耕輸公上而有餘者所得不過一金耳我乃捐市不食之用棄之以徇無名之費豈不重違物理乎乃若排去大難勳賞有功宗廟之供官吏之俸將士之養此則宜從優厚而不容但已者也臣仰惟陛下至誠恭儉追古聖賢而臣竊聞文書刀劍之求尚容有賜予過制者焉夫多難之時人情易怨力戰效命者所得如此而伺間投奸者顧亦如彼即解體矣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而國人皆曰使鶴臣謂非獨名器為然也錫賚之閒亦所當然

議練兵

士有好為大言者以兵家勝負在將不在兵苟將得其人驅市人而戰可也將非其人兵精器利會何補於用乎嗚呼為此說者蓋亦不思之甚矣夫趙歇真初放之兵號稱二十萬能戰者無幾也韓信率新降之人以破之借使金人舉河北山東之衆無驍騎利甲無堅弓良矢雖董之以結罕輔之以偽太子臣知其為敵矣故有精練之卒然後可以議嚴訓之方有訓練之兵然後可以議兵器之利有堅利之器然後可以議破敵之計知此數者庶乎可以論兵矣彼空空然謂可驅市人而戰者豈不誤國惑聽乎

議任事

昔漢高祖得陳平於亡虜其信任不疑至捐萬金而輕以予之苟迂闊之儲與聞其計得不痛惜而力止之乎臣謂非特漢祖為難能也陳平受之而不辭為尤難焉使今之為臣者蒙陛下以萬金付與始將自失而走矣夫拯天下之難救生民之急非君臣同德一心慨然有高天下之氣事未易立也平本無王佐之才其英姿雄略差出一時耳尚能輔漢成四百年之業況以陛下之明聖仰承祖宗積世德苟為臣下者不惜其身不顧其私不慮其禍任天下之責而為之庶乎或有濟矣如臣愚陋終恐不足以副使令之萬一

議祿之制

先王制祿以代其耕用意深矣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非特百姓為然今使委質而事人者仰無以事父母俯無以育妻子且不多寡之數厚薄之差以激勸勞獎厲才智何以風動在位使之自立于無過之地耶夫合天下之衆而君之欲舉得其歡心亦在夫本人情而為之制耳過制則紀綱亂不及則人心離是二者其失均也嗚呼仕官不為利祿計者鮮矣僞夷齊之操人人為之則天下之士盡為山林之遊人主安得而器使之乎至於左右近習又宜深察而熟究者彼其生長富貴奉養有素日用不給何以責廉將自營其私耶則有侵漁細民之嫌而怨謗日盈以生將受遺於人耶則有請求納賄之罪而國體日益以損臣謂不若省其員優其俸然後責之以善則其從之也輕茲有天下國家之計人主不可忽也

議行師

臣嘗讀易至謙之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至復之上六曰迷復凶有災告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夫鳴謙而虛已則善日益以進過日益以開四海歸仁上天眷佑故用師為得之若乃迷復而不反則遂非忿欲遂失天下之心矣故終有大敗臣讀易至此始知兵家大要特在夫人君之一身今陛下修己進德孜孜不倦上可以通於天下可以格於人臣知夫大功可立中興可期矣更願陛下勉之謹之悔咎自省無使驕怠之意少生於中帝王之治豈難成哉

議親民之官

設官分職本以為民故聖人視勸勞之大小命品秩之高下非有功於民不在選也監司守令於民最親者也今皆號為冗官及瓜而去則乞憐於人莫有顧者彼文辭巧麗推選期歲之閒可致清要豈豈不倒置已甚乎嗚呼求天下之士於言語文采之閒臣知其無以得其實矣況夫推薦者之未必盡公耶後世坐廟堂秉綬要而於安危之機治亂之理民庶之情財用之源甲兵之事瞭然不曉者無他用之無其道也繼自今以往不可不知所戒哉

議堅忍立事

臣嘗觀漢祖因思歸之兵與項籍力戰曩陽成皋閒大小七十餘戰身困兵潰者數矣然則良平之計謀

曾不預其敗乎。是不然也。夫高祖東嚮以爭天下。良實啓之。平多奇畫。高祖數賴之以免。至於不幸而用兵。未利則亦上下同心。姑爲善後之圖耳。何至紛紛自爲離間乎。此其所以能終有天下也。燕退樂毅。秦用孟明。可以爲鑑。而況不爲樂毅孟明者也。

議忠臣良臣

臣竊聞真宗皇帝嘗著忠臣良臣及權臣姦臣論。臣以爲忠類權。良類姦。何以言之。忠則任事。任事則多怨。豈不類於權乎。良則委曲。委曲則不暴。豈不類於姦乎。然則人主於此。如之何而辨之哉。則亦視其志之所存而已矣。彼其志在天下國家。切切然以身任內外之責。是之謂忠。志在納君於善。將順其美。是之謂良。乃若營私立黨。蔽欺君上。苟利於身。以死力行。則爲權矣。逢君之惡。事每阿徇。反覆變詐。陰肆譏間。則爲姦矣。臣故別白而具論之。

議皇極之道

甚矣古之人君。喜人爲善。而樂人之改過也。臣於洪範見之。其言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夫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而信之。聖人所以待下者。豈不至忠且恕乎。或謂好德者。許之自言。容有欺詐。聖人信而弗疑。得無害於治乎。是不然。聖人修身以化人。推誠以待人。積之歲月。雖欺詐者。且將避而爲善。況於不忍爲此。以負其教誨者耶。蘇軾之論。以謂唐武后之無道也。非獨進人無所留難。士之自薦。皆得盡其才。其後開元之閒。幾致刑措。皆武后所收也。德宗好察而多忌。士無賢愚。例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也。臣故併陳之。

議進退人才

人主之於人材。試之州縣。參之輿論。見其可用。則用之。不必以未盡深知爲嫌。見其可去。則去之。見其可辨。則辨之。不必謂既用之於前。而遽廢之於後也。吾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切待以無心。吾之進退人才。爲民而已。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閒。而況於人才之遇合。又有大患焉。或因一言稍合意。雖無長才。奇略。遂以柄用。或因一語少拂意。雖有賢德美行。遂以疏遠。方寸閒任其喜怒。好惡之氣。未能平之。以故小人之投隙乘閒者。得以行其姦也。天下人才。日復一日。賢者益進。不肖者益進。馴至於國家喪亡。天下大亂。初以爲得計。而失計蓋莫大於此矣。初以爲我之威福。得以大行。而其後威福不行。莫大於此矣。故古之賢君。莫不正身平氣。以求合於聖人之道。其用意終在天下百姓。不敢私其一己。是以於進退人材之際。無不當理焉。臣願陛下力行之。

議聽言之難

古語有之。築舍道旁。三年不成。蓋言之者多。則聽之者惑。自然之理也。帝王之道。聽雖欲廣。斷惟務獨。故成湯之伐桀。百姓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制正夏。主其議者。伊尹而已。武王之伐紂。雖夷齊之賢。亦叩馬而諫。風雷暴作。皆有疑心。主其議者。太公而已。今日之事。以中國而攘夷狄。以君而討臣。以有

道而誅無道。雖近速小大。所舉不同。終在夫力爲之而已矣。往歲江蘇會早。獨二浙豐稔。故可以給軍須。爾百姓。向使浙亦被災。則大事已去。奈何議者之不思及此也。極不可失。賊不可縱。時不再來。昔人論之詳矣。臣去國餘年。憂慮倍積。惟恃陛下主之於內。故不避譏諍之言。冒瀆天聽。所冀動賜矜臨也。

先大父忠獻紹興初。嘗進中興備覽三帙。凡修德立政之本。聽言用人之道。選擢用兵之策。與夫古今成敗之鑒。概見於此。高廟乙覽之餘。玉音嘉歎。雖已。較木宛陵。聊齋以廣其傳。亦恐有志於國者。所欲見也。定甲戌七月既望。嗣孫忠恕敬題。



四庫全書提要

世緯一卷，明袁袞撰。袞字水之，號渭臺，吳縣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廣西提學僉事。明史文苑傳附見。文徵明傳中是書凡二十篇。曰官宗，曰選傳，曰節補，曰降交，曰誘諫，曰廣處，曰崇儒，曰貴士，曰裁陶，曰汰異，曰拒僞，曰抑躁，曰久任，曰惜爵，曰懲墨，曰節浮，曰革奢，曰正典，曰實惠，曰均賦。其言皆指陳無隱。切中時弊。雖立說不免過激，而憂時感事，發憤著書，亦實誼痛哭之流亞也。嘗時狃於晏安，文恬武嬉，朝廷方以無事為福，故袞自序有鑿柄異用，芋悉殊好，空言無益，祇增多口之語，而拒僞一篇，講學者尤深嫉之。然袞之言曰：今之僞者，其所誦讀者，周孔之詩書也。其所講習者，程朱之傳疏也。而其所談者，則佛老之糟粕也。薰同而伐異，尊陸而毀朱云云。蓋指桃江末流之弊，有激言之。觀於明季，袞可謂見微知著矣。又烏得惡其害己，指為排抑道學乎。

世緯序

袁袞先生，以明嘉靖初登第，入詞林，觸忤權貴，浮沈中外，不得大用。文待詔志其慕，謂以高明踴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輔以較慤奮迅之氣，跡先生生平，誠有不魏斯言者。又稱其所著世緯，鑿鑿乎經世之言，情不得少見於事，而徒託之空言，蓋深有慨乎言之。然是書流傳甚少，明史志藝文，亦未著於錄。今天子右文稽古，特命儒臣編次四庫全書，是書始復顯於世。而吳中藏書家，猶以未得見為憾。於是先生之族裔孫又愷，貽書京都預備局者，假鈔其副，藏篋中，以為家寶。雖然，此非一家之書，而天下後世之書也。夫儒者之學，在乎明體以致用，詩書執禮，皆經世之言也。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論政者居其半。當時師弟子所講求者，無非持身處世，辭受取與之節，而性與天道，雖大賢猶不得而聞。儒者之務實用，而不向空談如此。今世緯廿篇，指陳利病，洞達古今，其言要而不煩，其道簡而易行。蓋實道新書，崔寔政論，仲長昌言之亞也。若夫勸聖賢之格言，尊陸以毀朱，著語錄以惑世，而經史不講，先生於此，固為中業大弊疾呼之矣。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目錄，列是書於儒家，益信先生真有體有用之儒，非貌儒以欺世者。身雖踴躍而立言自堪不朽。蘇松減賦之議，不用於當日，而卒行於我朝，儒者之言，其利亦溥矣哉。

世緯 提要

世緯 續序

我嘗慕先從父。生明盛之時。遇天人之學。弱冠登朝。慨然以董賈自負。惜位不勝才。弗克大展。未幾而有苕霽之謫矣。繼崇帝簡。督學廣西。絃琴之暇。爰構益編。題曰世緯。經綸之蘊。亦略可見。丁未歲公既辭世。幸茂陵猶存此藁也。躬自校閱。謄寫成帙。嗚呼。實不必待。文未喪天。有同公志者。能無感也。丁未年九月望。姪夢鯉百拜謹識於涵碧軒。

廷尉先世當明季。文章名節。照耀一時。故流傳藝文極盛。其版本刊布者。家藏略備。卽先人手墨。蹟。近年搜羅。亦不下數十種。惟苕臺公所著世緯一書。文待詔謂鑿乎經世之論。惜未梓行。并失舊本。皆以無從購求爲恨事。迨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中。載有此書。仰惟聖朝稽古右文。開獻書之路。雖旣言。遂論成。登秘閣。實千古罕有之遇。潛德幽光。肯不終泯沒矣。於是致書館局。錄副寄吳。楚弓重得。如獲瓊寶。展卷敬讀待詔之言。洵非溢美。不敢祕爲私有。謀之鮑丈。以文刻入叢書。以廣其傳焉。謹錄四庫全書內提要冠首。并以文待詔所撰墓志銘附後。俾讀是書者。可以考見公之節概云。

乾隆五十有七年壬子秋七月朔。十世從孫吳縣袁廷榜拜跋。

世緯序

昔孔子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悲夫！古之人苟懷抱材德者，曷嘗不欲匡依明聖，興立事業者哉。而卒託之空言，命也是以君子進則勸，洪伐於鍾彝，退則修，遺文於方冊，身雖不得躬行其道，文之所垂，亦足以自見。而為法於將來，周秦而下，善言治理者，莫如賈誼，其次則王通、陸贄，又其次則蘇軾、王通、太平十二策、亡逸莫考，我欲觀唐宋之事，舍陸蘇何適矣。夫欲考往而知來者，惡可無空言哉。是世緯之所由作也。客曰：古之立辭者，不得志則為之，故屈平放而賦騷，虞卿窮而著書，今聖人在位，材傑進趨，言行計從，世緯之作，何也。袁子曰：否，非是之謂也。夫高居而遠聽者，天子之職也。彼官而認祿者，大臣之業也。程功而累勞者，百司之分也。博稽而廣議者，衆士之慮也。古者庶人工商，有謗有諫，而況於士乎。嗟也！嘗從大夫之後矣，官守有恆，言實無與，未嘗得排闥闔之門，趨文石之陛，一據其恐，徒以強壯之年，嬰狗馬之疾，一旦恐泯先朝露，非託筆劄，何以自見。世緯凡二十篇，語多刺讖，且關於事情，亦知其柄斡異用，竿悉殊好，空言無益，祇增多口，有志於應世者，亦於其狂惑，采其可用者云爾。

世緯 自序

世緯目錄

卷上	官宗	簡輔	誘諫	崇儒	裁閣	卷下	汰異	抑躁	惜僭	節浮	正典	均賦	選傳	降交	廣薦	貴士	鉅僞	久任	懲墨	革奢	實寒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世緯 目錄

親賢弗用。大權下授。陸移司馬。詩曰。本質先撥。此之謂也。譬之縣黎結綠之珍。連城夜光之寶。委之他人。固非若遺之子姓之愈也。是故固本者。莫若親親。親親者。莫若崇賢。崇賢之術。在責之保傅。而升其俊秀者。於鄉學。三歲而簡之。升之於國學。而試之於鄉。試之於天子。隨材以官之。謂德以祿之。賢者進。不肖者繼。而考課之法。黜陟之典。與疎遠者等。則忠勤之心生。而奸逆之節泯。且仕者有祿。則歲祿足。不仕者有教。則刑法省。施親親之名。而享賢賢之利。則何弗為也。

遺傳

考之皇明祖訓。凡親王子孫才堪出仕者。宗人令具以名開。授任後。俱如常選法。此高皇帝意也。夫宗室之才者。得仕於朝矣。而儀賓長史等官。乃不得為京朝官。此豈祖宗法哉。宜德開有旨。漢府親戚。不許選官。蓋止為漢府設也。弘治初。布政雍泰。連姻秦府。得為宣府都御史。國初楊士奇。以審理副入為翰林編修。周忱。以長史累官尚書。弘治開雷霖。以德府長史陞提學副使。此其證也。夫連姻宗室者。不得為京朝官。故衣冠之族。與宗室婚者。鮮矣。官王府者。不得為京朝官。故傳相率不肖矣。此非細故也。今之傳王者。率老死王國。終其身弗齒於有司。銜者。必關其則授之。耄昏則置之。而其人亦且絕望於通顯。苟利其祿耳矣。是棄之也。欲宗室之循法軌。遵道理。而乃以關其耄昏者。傳之甚亡謂也。漢法官王府者。必慎簡其人。如董仲舒之於江都。賈誼之於長沙。田叔之於梁。申公之於楚。王吉之於昌邑。諫諍論議。斐然可述。雖有邪心逆節。而猶存畏懼之意。今諸侯王皆血氣壯強。而不為置賢師傅。此教之亂也。是故高殿反於漢。實鑄反於安化。宸濠反於南昌。此非傳相官京朝之思也。置傳相不得其人。也。欲宗室之賢。莫若遴選傳相。而謂之以禮義擇京朝官之有行誼者。則為之。博通古今。明當世之務者。則為之。考其殿最。均其勞逸。出為傳相。入為公卿。略如漢法。以不失祖宗之意。是官傅相者。有仲舒賈生之稱。而宗室獲河間東平之譽。維城水固。而尾大之患自銷也。

簡輔

夫內閣者。即今之宰相也。是天子之所與承天地。理陰陽。和萬物。撫四夷者也。而徒取充位之人。甚亡謂也。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言有其人。則官之無其人。則虛焉。三代以前。率用此道。秦始置丞相。專任李斯。漢以下。置相多非其人。蕭曹丙魏房杜姚宋。隨時立業。固未有照載代工。弘格心之道者也。高皇帝深慮遠算。因胡李之敗。鑒蒙古之失。博稽往籍。略倣周制。革丞相而置六部。公孤之官。不輕畀人。忠勤如劉基。親敬如宋濂。終其身弗以授也。文皇嗣統。妙簡英哲。於時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備顧問。代王言而已。洪熙以來。得子稍輕。然當時兼保傅者。三楊塞夏黃福錢山之外。無開焉。景順之後。保傅滿朝。而師尹多辟矣。何則。祖宗朝凡才望者。皆得入參機務。如黃子澄。則以太常少卿入。薛瑄。則以大理少卿入。李賢。則以吏部侍郎入。而今則非翰林。不入內閣矣。祖宗朝凡才望者。皆得入翰林。如宋訥。則以助教入。

世緯卷上

官宗

明 廣西提學僉事袁 奏撰

夫宗室日蕃。而祿不給。何也。封建之法壞。而仕宦之途絕也。昔在周室。並建諸侯。同姓封者什七。異姓封者什三。各治其國。以蕃王室。入為公孤。出為牧伯。親疎相制。外內聯絡。卒賴其力。享祚長久。秦壞周法。疎忘骨肉。削剪枝葉。二世陵遲。蕩然亡術。漢興。察秦遺。損益周制。雖有七國之變。而莽操之際。猶賴宗室乘強。南顧中山之後。奮起徒步。光復大業。此則親親之明驗也。唐宋封建之法廢。而仕宦之途。猶足以救其末流。侯王將相。布列中外。是以本根不斲。而枝葉扶疎。卒受其蔭。我明草創。高皇帝暨周漢之所以得德。孤秦之所以失。宗子分王。裂地而封。犬牙磐石。崇其位號。安享祿給。不任以下內銷七國之變。而外皆維城之固。漢朝京師。宴賞有度。十王有舍。宗人有府。詩書禮樂。炳焉可述。仕進之途。禁防未設。逮及文皇帝。稍稍攝以文法。朝覲之典不行。仕宦之途。以塞。生者日衆。而祿祿有限。分析微弱。下同貶隸。賢愚塞闕。莫能自效。分地則不足。益祿則無給。干法麗禁者。紛紛是也。而議者。乃謂宗室不仕。高皇之法。此特未之深考耳。古之哲王。莫不以親親為先務。故詩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曹魏稱命。忽棄遠謀。忌嫉陳思。

胡儼則以知縣人楊士奇則以審理入。周是脩則以紀善入。劉球則以儀制主事入。而今則非及第庶吉士不入翰林矣。夫及第者微一日之長。其所對策多浮泛。按拾務。詭時好。稱觸忌諱。即仰冀下甲。開有以直言及第。如羅倫舒芬之徒。復流落不偶。竟鬱以死。而庶吉士之選。尤多徇私不協。與望其選也。必權貴之私人。乃得與焉。其留也。亦必權貴之私人。乃得與焉。凡材識修潔之士。悉指弗用。啓僥倖之門。開奔走之路。莫此為甚。文皇帝儲材論相之意。蕩無遺矣。方其未得志也。則惟權貴之門是趨。排排同列。不顧廉恥。其既得志也。則養驕安祿。積日累月。坐致高顯。爵位已極。則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六曹之務。進退可否。必咨而後行。蓋有天子不知。而內閣先聞者矣。上蒙下蔽。作威作福。可不畏哉。故議者以為今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殊非高皇帝不立丞相之本意也。必革之。而後可以為理。噫。是因噎以廢食。遂覆而棄舟也。權之所寄。不在此。則在彼。苟得其人。何患弗理。如其材也。則置之翰林。不必其及第。庶吉士也。如其材也。則登之內閣。不必其翰林也。凡及第者。必直言是取務。采與望焉。庶吉士之選。必端良者。是留務采與望焉。破拘舉之陋。格塞請託之私。穴官內閣者。必極天下之選。而公孤之符。弗以輕授。兼收並用以復祖宗之故事。庶乎其得人也。

降交

奉制會君卑臣。百官非奉詔不得上殿。視其君如天神。然漢與稍變。奉制。百官得召見論事。而折庭爭。止章以受言。隨軒以策士。前席之間。指陳之嘆。雖雖遠小臣。得與天子相唯諾。蓋猶有先王之風焉。唐之貞觀。開元。宋之慶歷。莫不親賢禮下。大臣有賜坐之儀。造膝之請。諫官有入閣議事。對仗讀彈文之典。君臣之交。誠如也。明與金華數子。贊襄獻替。分雖君臣。而情猶父子。乃後復簡楊士奇等七人。以備顧問。下至牧守。咸賜召見。不獨察其器能。且得問民疾苦。周知情偽。觀其君臣同遊之歌。亦盛時卷阿宴編之盛也。文皇仁宣。待下有禮。三楊。夏。日侍帷幄。射苑西苑。飲酒極歡。賞花賦詩。雍容可想。天順。開。李賢。王。親信。權任。事關機務。面決可否。孝廟。廟。精。寤寐其哲。尊禮元老。數開文華。講求政理。平嘉。燬。閣。不。時。燕。見。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等。呼以先生。弗名也。六曹之長。皆民譽也。華容。劉。公。晷。日。三。接。評。議。密。議。左。右。莫。聞。君。臣。一。心。虞。廷。之。都。俞。何。以。過。此。今。天。子。神。聖。創。資。格。而。弗。拘。拔。奇。材。於。不。次。一。言。當。意。立。躋。華。要。士。有。起。家。六。七。年。而。乘。鈞。軸。斯。亦。嚴。滄。非。常。之。遭。也。亦。嘗。數。御。便。殿。延。見。二。三。大。臣。矣。亦。嘗。故。容。禮。貌。宴。賁。戲。歌。矣。然。延。見。有。時。不。數。語。而。退。天。威。咫尺。分。殿。堂。陛。六。曹。之。長。臺。諫。之。司。文。學。侍。從。之。官。咸。不。得。與。敬。大。之。禮。已。溼。而。下。交。之。情。未。通。流。俗。之。見。未。能。深。識。不。曰。天。子。過。勞。則。曰。大。臣。畏。議。已。者。噫。為。斯。言。者。非。恐。即。諂。也。人。之。悅。情。逸。則。思。欲。欲。則。驕。縱。之。心。生。勞。則。思。親。親。則。兢。業。之。懷。切。安。危。理。亂。鮮。不。由。斯。故。古。曰。無。教。逸。欲。有。邦。程。頤。有。言。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親。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甚。矣。古。人。之。愛。其。君。也。今。不。思。逸。欲。之。喪。邦。而。徒。慮。憂。勤。之。勞。其。君。是。非。真。能。好。君。者。也。夫。大。者。者。天。子。所。

與發調者也。發諫者。獻替者也。文學侍從之官。論思啓沃者也。皆天子所親信者也。大臣論道於前。則諫諍拾遺於後。而文學侍從之臣。得以引經而對。據禮而議。面相詰難。不出一堂。雖有說說弗行也。且以大臣而畏人之議。已將焉用彼相哉。故曰。為斯言者。非愚即諂也。誠使國有大事。天子召大臣者。面計之。而大臣亦得以其事請見。文學之臣。輪對以備顧問。而官臺諫者。許入閣以議。從容賜坐。務盡所言。謀無遺慮。動無過舉。政體之得失。以盡而羣臣之心術見矣。其經筵日講。必妙選端良忠諫。明於經術者為之。講章之進。要在剖析經旨。切對政理。削浮泛之勸諫。黜諛諛之故習。有疑焉。必辨問折衷。歸諸至當。而後已。而外之方岳守令。於其來朝也。特召數人焉。賜之清閒。以觀其材識。凡閱閱之情。偽利病。悉周知之。上自親信以逮疎賤。若元氣之周流於一身。流通聯屬。無復間隔。善欲入告。而諫言上聞。雖蔽之忠銷。而太和之休應。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此之謂也。

諷諫

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傳曰。與王賞諫臣。夫言路之通塞。國家之安危繫焉。言者賞。不言者罰。則言路何患乎弗通。古之哲王。瞻睭有誦。工醫有規。立進善之旌。設諷諫之木。患危言之弗我聞。弗患言者之過許也。古之忠臣。批龍鱗。背虎口。剖心而不悔。烹鼎而不懼。患吾言之弗直。弗患聽言者之不我從也。三代以降。諫諍者莫如唐。太宗。政諫者莫如魏徵。善乎太宗之作帝範也。有曰。大臣懷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夫有國家者。使人懷祿畏罪。而忠言不聞。亡無日矣。我明稽古建官。而特重諫諍之選。給事主封駁。御史專糾彈。士有材望者。乃得與選。而且許風聞言事。言雖不實。弗罪也。是以士希折檻之風。人慕引裾之節。鼠竄甫去。而章疏繼陳。如英皇之北狩。武廟之南巡。伏闕死諫者。踵接於朝。是以王曹濁亂於前。錢江羅莽於後。咸包藏禍心。謀為不軌。卒賴敢言之士。發覺其姦。得以亡敗。此則諫諍之明效也。夫人主莫不願治而惡亂。然順心則喜。逆耳則怒。人臣莫不慕忠而羞佞。然嘉獎則言。震怒則默。人情然也。是故上有容言之主。則下有敢言之臣。上有危亡之諱。則下多依違之辭。故世不患無魏徵之敢諫。而患無唐宗之容言。誠使言者賞。不言者罰。則言之善者。則施行之。不善者。亦優容之。溫顏以來之。霽威以下之。弛諫諍之禁。寬指斥之誅。不以順逆為喜怒。不以喜怒為刑賞。聽言者有文皇之明。則進言者多魏徵之直矣。

廣應

夫鄉舉里選。所以敦行誼也。安車束帛。所以搜遺逸也。漢與去古未遠。與廉舉孝。數語有司。而四皓之招。中公之迎。嚴光周黨之聘。猶足以勵士風。而端本。自科目之制興。而弓旌之招廢。士習之卑。日以汚陋。國初取士之塗甚廣。而刑新之典亦嚴。士皆避匿。不樂仕進。故設科無定額。而由薦舉進者頗多。高皇帝初下金陵。首開禮賢之館。劉基。宋濂。葉琛。王禕。陶安。章溢。數子者。皆抱王佐之器。命世之材。奮起風雲。志存竹帛。雍雍乎亦。莫時稷。禹之亞。王。魏。之倫也。宣德以還。禁防漸弛。風雅寔微。請託繁滋。苞苴競進。薦舉

考多非其人而吏員任子成虛雜流譽之選一歸科目勢之所重不得不然何則糊名易書拔十得五網羅低昂鮮有遺者法出乎畫一而事存乎至公誠不易之令軌也然而科目所得采浮華而遺行實官經義而闕時務判不知律策不通今按拾遺以徵有司童之所習壯之所試不出章句陋亦甚矣是以當官游事往往碌碌閒有卓犖瑰瑋脫穎軼塵不為俗學所困者亦千伯之一二耳風頽而不可止俗恬而不知怪此有識者之所為痛惜也夫科貢足以得經學之士矣而孝弟力田獨行者非薦舉不進薦舉足以得行誼之士矣而宏詞博學明習政務識達治體者非制科弗庸今當事者皆因陋就簡以為經制既定安用取高皇帝約東安紛更為會不知薦舉之典固高皇帝法也今不思廢墜之當修而徒虛紛更之無益不恤科目之未盡出於公而徒病薦舉之多私以是而欲求異材收實用吾見士習日卑而教化益衰也故欲士敦實行莫若修薦舉欲士通世務莫若增制科制科之法或五歲一舉焉或三歲一舉焉詔天下之士凡習知錢穀甲兵水利邊務以至天文律歷書算詩賦技藝咸得以其所長自售而登進之因能以授官使專於其職而薦舉之法則資之撫按藩臬或一郡一人焉或一省一人焉其選舉非勝任者則臺諫得以糾正公卿得以論駁甚者則罷職弗敘其蔽而弗舉者亦如之如是則薦舉足以搜遺逸制科足以羅異材而科貢所得明於經術者兼而用之均其最嚴最重其賢不肖如此則取士之途廣而士無遺材百官之政成而人無飾行十習可振而政理足觀矣

崇儒

夫貴校者俊秀之關也師儒者士民之表也是風化之所自出也賢才之所由進也而俗吏忽之蓋自黨庠序之制壞而鄉舉里選之意微帝王之赫典既墜而人材亦沒不如古矣明與嘉尚儒術敦崇教本鄉社有學郡縣有庠即黨遂之規也成均有師國子有教即辟雍之遺也賢良有薦者逸有徵即選造之風也官祭酒者前有宋訥胡儼之儀軌後有李時勉陳敬宗之剛嚴督學者則陳選抗其聲司訓者則魏驥賦其美身教克修師道卓立弘治以前人才可觀自青衿之刺與而蕪圃之嘆作內之成均循資計祿苟取充位外之鄉學官卑祿薄闕其毫昏俗所賢者亦不過送迎以為能升散以為職耳蒙師里社尤為無益茲誦滅息教化陵遲人才士習愈趨愈下蓋生有言養士莫大乎太學今縱不能得人如宋胡瑗亦宜妙選天下之剛嚴端重可為人師者以居之不必其翰林也督學之官國初未有也正統開黃福建議始設此官賜以圖書許以言事且令御史藩臬毋有所侵越權至重也今之官此者多以他途得之進不以正心乎患失且畏御史之刺劾也惟言是聽侵撓不已事權移奪無復爾書之意然則提督之任即付之御史足矣安用此紛紛為邪今宜精簡其人專責久任申救御史毋或侵撓有不如教者許督學者得以上聞庶事權不分而體統畫一矣其司鄉學者凡府之教授州之學正縣之教諭必以進士而訓導則以鄉舉歲貢者參焉增其秩俸優其禮待其卓異者有翰林臺諫之選而歲貢之例必嚴為之禁其年老

昏及關於經術者毋得濫貢貢則督學者連坐焉而又妙選弟子員之經明行修者以主里社如此則黨庠遂序興而茂材異等出矣

賞士

夫爵祿以勸功能刑威以懲姦惡二者取世之大防也然得濫則士競進而恬退之風微刑繁則士苟免而廉恥之道喪記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可殺而不可辱也秦漢以來士也日賤李斯相也具五刑誰何侯也縛縲繫獄如條絳材如蓬向幽囚械繫宮腐髡髻辱已甚矣王莽之篡羣臣咸頌功德以美新死忠殉國者遂無一人賈生之言亦略驗矣光武中興矯枉過直獎高節禮逸民東都之季黨錮益嚴而忠節愈勵士皆駢首就戮以扶漢鼎賢乎宋祖以忠厚立國以廉恥養士及其亡也文陸張謝之徒蹈東海而不悔戮燕市而不挫由此言之士何曾於國哉我國家刑新甚嚴而養士有禮惟大辟者有三覆之規犯嚴科者有八議之典非法不刑酷吏有禁百七十年司刑者懷于張之平恕而恥湯周之刻深有有功之矜恤而無雜吉之苛虐慎刑貴士豈以加矣然而畫一之律有定而多門之政頗繁士之作盜犯科者付之刑部都察院詳之大理寺輕重之弗衷者刑科又得取正之亦已足矣今乃下之錦衣衛御史之鎮撫司緝之東廠捕之校尉夫錦衣親軍也鎮撫武弁也東廠中官也校尉則卒隸也以介冑之夫而仗刀筆之史以閹奴僕之賤而司執縛捕之權假狼虎之威以濟其蓄怨之欲略多則刑重以為輕略少則刑虛以為實事干宮禁言觸諱忌者必嚴刑以報怨絕命以滅口察意向以為低昂伺喜怒以為出入其死於榜掠者不可勝計如劉球鍾同之徒身殘屍毀遂使懷忠者憤激而不平畏死者怯懦而不敢銷剛直之心沮浩然之氣士風陵遲其所由來者漸矣凡獄之經廠衛者則司寇不敢請廷尉不敢駁刑科不敢糾開有執法之吏翻異成案如薛瑄丁哲禍幾不測司刑者相引以為戒然則國家奚賴焉夫鎮撫東廠朝廷之所親信也故以大獄付焉然稽之往牒未聞其據經守法有釋之定國之賢也未聞其發姦揭伏有張敞廣漢之能也馬順門達汪直錢寧作威作福覆車踵接為世大戮今不信士大夫之心而寄耳目於爪牙介冑之士疑公卿之私而任腹心於閹腐奴隸之賤獄路繁滋而威權移奪怨歸於上而利專於下以法守則侵官以典章則破律非畫一之規而啓多門之弊其尤甚者則官校之捕人於遠方公求賄賂廠衛之杖士於闕庭立斃筆楚夫事之在遠方者詔御史捕之足矣何至紛紛差官校四出乎東縛笞辱得賂則生不賂則死京朝官之有犯者下之法司足矣律當死也據律以議舉殺之可也何至令官校杖之闕庭橫屍以出乎以聖明之朝而執縛加於衣冠榜笞施於紳士恐非所以養士大夫之廉恥而尊朝廷也是故欲士之死忠殉節莫若養其廉恥欲朝廷之尊安莫若愛養臣下其有舉也一付之法司而廠衛弗與焉如法司之破律舞文而市恩以立黨故出入人者必以法治之則士之寡廉鮮恥者皆懷死忠殉節之報矣

裁閣

周禮。閣人。王宮每門。四人。因游亦如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若此其簡也。司昏晨以時啓閉。守門。因御苑正內。路疑。給使令而已。未聞授以政也。故周之盛時。未聞有宦寺之禍也。巷伯。孟子詩。齊所稱。齊乎。伊戾。禍宋。寺貂。亂齊。趙高亡秦。石顯敗漢。而刑人之禍。不可說也。和靈之季。王甫曹節。侯覽等。演亂國經。操斷威福。廢立擅權。高下在心。禁錮忠賢。誅夷陳賢。宮闈流血。大盜蜂起。自古刑人之禍。未有若此極者也。唐之中葉。殺車廢監。高力士。魚朝恩。李輔國。程元振。輩。毀孽於前。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孜。崇厲階於後。衣冠駢戮。道路橫屍。甘露之變。獨柳之禍。言之喪氣。較之東京。尤為慘烈。而世主不悟。寄以腹心。優其寵祿。董實之徒。卒以亡宋。喪亂相尋。靡有寧已。我太祖高皇帝。洞覽古事。深鑒前失。監局之官。不得過四品。章宮禁備。澆掃而已。宣統以來。倣效稍過。威福漸移。王振。李鴻章。諸閣權勢。隆赫。兇焰。薰灼。潛通。首虜。謀危社稷。遂使英王北狩。幾致永崇。靖康之禍。猶賴王駉之徒。危言正色。借劍向方。廷梓馬順。以銷肘腋之變。壯矣哉。固足以遠紆陳寶之憤。近雪鍾劉之冤矣。然而吉祥。構逆。外連亨彪。畢發倉猝。危而後濟。憲孝兩朝。汪直。李廣。表裏為姦。所幸朝政清明。不甚害事。暨武皇帝之初年。劉瑾。馬永成等。號為八黨。蠱惑聖心。斥逐元老。洛陽華容。鈞陽洪洞。諸公。相繼竄殛。殿廊一空。諍臣杜口。直士卷舌。殺戮之威。遍乎縉紳。誅求之慘。毒及賍庶。潛密異謀。肆行逆跡。向非高廟神靈。武皇獨斷。改玉改物。伊誰禦之。夫考之古事。既如彼。彼之今事。又如此。然則與替之原。理亂之跡。斷可識矣。而議者。猶謂呂張之清忠。楊復光之討賊。張承業之存唐。光昭史冊。惡可少也。嗟乎。求什一於千伯。亦已難矣。世主不悟。王甫曹節。仇士良。田令孜等。如彼其多。而欲望呂張。楊復光。張承業。三人者。如此其寡。非其感歎。何則。婦寺之性。陰狠賊戾。嗜利亡恥。朝夕左右。浸漬易入。甘言柔聲。首鼠兩端。伺察意向。動中所欲。苟非燭以至明。斷以至剛。其不惑溺者鮮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書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秦漢郎中。謁者。多士人。為之。猶有古意。我國家雖純用寺人。而不得與政事。所以消伏禍杜危機也。誠使政令予奪。皆天子獨運於上。而心腹耳目。寄之忠賢。樞機之務。一切弗與。其在外鎮守。守備織造等官。悉罷弗用。老蒼者汰之。很黠者黜之。嚴閣割之。禁正交通之誅。有缺弗補。有罪弗宥。略如令狐綯之議。以復高皇帝之故事。吾見宮帷肅清。而肘腋亡患也。

世緯卷下

伏異

昔孔子作春秋。以攘夷狄。孟氏談仁義。以闢楊墨。董生述周孔。以驅管商。韓愈著原道。以排佛老。而佛老之害。為尤甚。愈之言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然則愈之功。豈孟氏下乎。世儒支離。溺口耳之學。昧教化之原。知佛老之害。而甘心沈溺其中。以清淨為宗。以虛無為本。以慈悲為教。以寂冥為歸。業網常。嚴禮法。墮政事。敗五等之倫。廢四民之業。不蠶而衣。不耕而食。不誦讀而仕。不婚姻而配。傷教化。亂彝典。生人之益。未有過於佛老者也。世之言者。皆以佛老與吾道並立為三。以釋迦老聃與周孔並。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民之初生。希希夷夷。顯蒙渾。無思無為。聖人者出。訓以彝倫。式以禮法。威以刑禁。申以命令。而後民知嚮方。養農。堯舜之世。惡觀所謂釋老者哉。而曰並立為三。誣亦甚矣。老氏之學。防於周末。佛氏之言。與乎東漢。周孔之教。衰。皇王之道。想。而後異說。售焉。氓之出。豈不究其本。而倡為三教之說。噫。斯言也。佛老之徒。倡之也。仲尼之徒。無道佛老之事者。然則佛老之教。可遂疑歟。曰。奚為而不可。韓愈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斯疑之術也。周秦以來。惑老氏者。無如秦皇。漢武。惑佛氏者。無如梁武。秦梁以亡。漢以亂。斯亦足鑒矣。而庸君闇主。甘心為之。覆轍相尋。亦可哀矣。高皇帝既定天下。欲遂滅佛老之教。當時諸

臣無傳奕之深識而襲舊稱之庸愚因循苟簡漸以滋蔓周顛仙張三丰天賦符者之徒妖荒迂誕怪誕不經成化以來繼曉李汝省崔恣為幻惑百無一驗伎窮智屈終資斧鉞文成五利相繼誅戮斯亦往古之明驗也有王者作焚其虛火其人習老佛之教者必殺無赦如此則異端汰而庶民興矣

距僞

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辭之繁者行之廢也道之盛也周衰處士橫議楊墨塞路孟子昌言以距之而後人知楊墨之非唐季佛老之說橫行乎中國上自天子下逮庶民翕然信之韓愈原道以排之而後人知佛老之非夫楊墨佛老與吾周孔之道判若黑白可以惑愚而不可以欺賢智故排之也易為力今之偽者則不然其所誦說者周孔之詩書也其所講習者程朱之傳疏也而其所談者則佛老之糟粕也其所行者則築邱之所弗為也假道學之美名以濟其饕餮窮奇之慾動聖賢之格言以文其膚淺褻悠之說黨同而伐異會陵以毀朱凡其所言者不出老生之常談庸人編子皆知其非而士之好名利趨富貴者方以為孔孟復出也翕翕營營如佛如狂創書院以聚徒而費極幾廢著語錄以惑世而經史不講學士薄舉業而弗習精神棄官守而弗務以靜坐為存養以詩歌為禮樂互相標榜私立門戶以希終南之捷利合則引援勢傾則擠札吹聲聚臭牢不可破似是實非固不特紫奪朱鄭亂雅而已今聖人御極大道為公而邪說肆起正學湮無壞人心術禍慘乎楊墨矣深乎佛老世無孟韓孰能距之聖天子嘗下明詔示禁絕矣而風俗頹敗殊連帶固勢莫能止昔孔子諫少正卯子產誅邪析惡其亂政也然亦未有誣毀先儒毀棄明詔亂王制盡人心似是實非如今之偽者也距之如何火其書進其人不與同中國舉文皇之所以罪朱季友者以罪之庶乎正學明而異端息邪說不至於誣民矣

抑躁

今天下之最可憂者莫甚乎士習之躁競夫躁競者進則恬退者遠而賢不肖倒植教化陵夷風俗壞敗而淪胥以潰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國初取士先行誼而後辭華獎純實而鄙浮薄士皆避匿不樂仕進干旌資乎丘園束帛加乎巖穴上下久任內外均勞大臣有羔羊之風小臣懷貂尾之恥司衡者秉公綽之廉潔而當官者甘顏驥之沈滯士風樸醇務美多自久任之法壞而速化之弊滋重內而輕外惡勞而喜逸士希清貫人競要津牧宰黨黨諫之司郎署徵翰林之選視麻字為傳會刻骨血為鈞鉤苞苴公行貨賄盡入詔讀成風鑽刺得志未有如今日者也惡直醜正反蒙譏笑由是清修者淹屈下僚恬退者肥遯丘壑而小人比周為鬼為蜮鷓鴣嗜乎殿廷蠅蚋沸乎宮社陰凝冰堅漸不可救勢之所趨誰能禦之夫司銓者人物之衡鑑庶僚之儀表也其進也既不以正則律已也必不嚴素望既輕則人多侮易而貨賄易入不五六年超遷美秩既富且貴士爭覲觀

奔走權門以求必得先後居此者率以職敗以若人而望其低昂賢否黜陟幽明時之責官者以視遠必不能矣此官方之所由汚濁士風之所由壞敗踞蹠日繁而廉恥道銷也昔鮑宜進而王氏放手楊紹相而黎幹失色故表儀立則人知法式名器慎則士修行檢采純樸則浮僞屏崇正直則邪道擯修潔則貪濁畏莫恬退則諛說消風俗美而教化興四維具張而國家尊安矣

久任

漢去古未遠法制尚簡吏咸久於其任如倉氏庫氏類以官為氏故史稱吏皆老死長子孫終漢之世多循吏自久任之法壞而吏弊滋矣夫數易長吏則吏皆循資計日以冀遷改其所施設因循苟簡曾無終歲之計而繼之者又好為紛更令方行而遽疑政未成而終罷下之人皇皇焉無復法守而吏皆得並緣為姦送故已去而迎新未來其代署者肆為侵牟狼貪虎苛不糜不止噫弊亦甚矣國初官皆久任內而公孤六卿臺諫郎署外而方岳牧守丞簿掾史率九載三考而後敘遷其稱職者有進秩而無改任如恣夏三楊胡濙周忱諸公皆專任責成上下相安無苟且之意列聖繼承守而勿失自正德以來閣豎擅命倖塗旁啓士希終南之捷而鄙更生之滯然清議頗嚴驟遷速化者羣譏衆訕不旋踵而能久任之法猶未大壞也自夫鬻爵之例數開而士之待選於都下者日以倍蓰當衡者欲疏通之疑是長吏數易而遷轉無常外之牧守丞簿內之臺諫郎署率不滿一考而即敘遷不如是則人多缺少而停廢者益甚者三載考績則令丞以下多不察其材否而概能之以處待選之士下既數易則上必遽遷曾不數年內而拜京堂官外不失為方岳伯者往往是矣遷轉既速則能職亦易賢愚莫分略不愛惜積薪之喻良可慨歎上下苟且日冀月望於祿秩之崇庫學薄而久任之法壞敗極矣今天子明聖深燭此弊亦嘗一詔吏部行久任之法矣當衡者不考其本而急急焉救其末流知停廢者之當疏通而不知鬻爵之例之當禁知守令之不可數易而不知方岳之不可輕黜知臺諫郎署之當久於其職而不知公卿之不可易退故欲行久任之法者必自大臣始上不數易則下不得遽遷而鬻爵之例必閉絕勿開凡府之武倖邑之令丞必科資乃授如是則待選者不至於停廢而當官者莫敢為苟且庶積其疑而九載三考之法可恆矣

惜爵

記曰大臣法則小臣廉夫大臣者是民之表也吏之帥也天子之所尊信而禮敬者也秩高而祿且厚矣是奚所不足而乃屑屑於小吏之賂遺甚者視其貨賂之多寡以為高下即其有無以為否臧是教之貪也假令小吏一再入賄卻之而弗受且亟黜焉則墨也遠矣是故苞苴行則碩鼠之風滋置錄不飭則羔羊之節散大臣取之小吏小吏取之民禁鑿而俗敗上不法而下亡恥利乘而民日貧而國之喪亂無日矣今天下之彫敝其最者莫若賦吏而吏之犯賊者多出於小官自丞簿以至雜流其不貧者蓋百之一二焉是皆入錢以鬻爵者也方國家用之不足也經國者曾不與少知治體者熟計之而鬻爵之令下矣